

向弓
主編

名家經典
紀懷散文選

在家和尚

周作人



四川文藝出版社

向弓
主編

名家經典
紀懷散文選

在家和尚

周作人



1995 • 成都

四川文藝出版社

K828.7

4-7

(川)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 李卫国 陈建华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面设计: 李 军

书名 在家和尚周作人

定价 10.00 元

编者 萧南

ISBN7-5411-1305-0/I·1224

1995 年 5 月 第一版

1995 年 5 月 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20,000 册

印张 9

字数 20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目 录

温源宁	周作人先生·····	(1)
废 名	知堂先生·····	(4)
梁实秋	忆岂明老人·····	(9)
梁实秋	忆周作人先生·····	(13)
林语堂	记周氏弟兄·····	(19)
碧 云	周作人印象记·····	(22)
康嗣群	周作人先生·····	(29)
张中行	苦雨斋一二·····	(36)
张中行	再谈苦雨斋并序·····	(42)
黄 棠	老虎桥边看“知堂”·····	(62)
黄 棠	更谈周作人·····	(67)
曹聚仁	苦茶·····	(73)
黄 棠	关于周作人·····	(75)
曹聚仁	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	(83)
曹聚仁	夜读抄·····	(86)
曹聚仁	《知堂回想录》校读小记·····	(90)
曹聚仁	周作人是怎么一个人·····	(92)

徐懋庸	关于周作人先生·····	(101)
向培良	关于周作人·····	(104)
龙顺宜	知堂老人在南京·····	(107)
刘半农	寄周启明·····	(109)
郭沫若	国难声中怀知堂·····	(114)
茅盾	周作人的“知惭愧”·····	(116)
茅盾等	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	(118)
郑振铎	惜周作人·····	(120)
潘汉年	身在曹营心在汉?·····	(124)
(日)武者小路实笃	周作人和我(节录)·····	(126)
俞芳	谈谈周作人·····	(128)
俞芳	我所知道的芳子·····	(140)
俞芳	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	(144)
楼适夷	我所知道的周作人·····	(148)
叶淑穗	周作人二三事·····	(151)
钟叔河	知堂书话序·····	(155)
吴海发	说我珍藏的周作人先生的来信·····	(158)
陈迹冬	二周识小·····	(162)
罗孚	《知堂回想录》琐忆·····	(168)
于浩成	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	(174)
文洁若	晚年的周作人·····	(180)
周建人	鲁迅和周作人·····	(191)
贾芝	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 ·····	(202)
郑子瑜	“知堂杂诗抄”跋·····	(213)
李勇	《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及其他·····	(220)

唐 弢	关于周作人·····	(224)
佟 韦	我认识的周作人·····	(238)
许宝騄	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	(248)
王定南	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	(254)
丛培香	徐广琴 王定南访问记·····	(257)
黎 丁	编辑手记——有关周作人部分·····	(262)
周作人	周作人自述·····	(268)
周作人	关于自己节录·····	(270)
岂 明	我学国文的经验·····	(276)
作 人	学校生活的一叶·····	(281)

周作人先生

温源宁

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切切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是不够亲切呢，还是暗中藐视呢，很难说。〕人们在他面前，便难以无拘无束，他冷眼旁观，也许不免窃笑。他清谈对客，文质彬彬，正是这种文质彬彬，叫人无法对他亲亲热热。他呵呵一笑（或者不如说，他微笑得出了声，）的时候，他那形如枪弹的头一上一下地摆动起来，这就是表示着，你可以跟他亲近，却不要太随随便便。当然，谁也不能对他毫不客气。刚跟他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尊敬他，这尊敬，若是来自敌手，就会转为害怕，若是来自朋友，就会转为亲近，亲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过绝不会到热诚相与的地步。

周先生的书房，是他工作和会客的所在，其风格，和主人公一模一样，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处处无纤尘。墙壁和地板，有一种日本式的雅趣。陈设是考究的，而且，桌椅或装饰品，不多不少，恰到好处。这里一个坐垫，那里一个靠枕，又添了舒适之感。再看那些书吧，成排的玻璃橱里，多么井井有条，由性心理学以至希腊宗教！琳琅满目，文字有中文，日文，英文，

还有希腊文！洋溢在整个书房里的，是宁静的好学不倦的气氛，令人想到埋头勤读之乐和评书论人、娓娓而谈之乐。

周先生的住宅，远离北平中心区，僻处一隅，因而客人不多，远道而来的少数人，总是受欢迎的：他们若不是老朋友，就是对他深深景仰的后学，来请他在写作方面加以具体指导，或者随便聊天。大半是客人说，主人听。对话是低调的，没有争论，所以没有雄辩。清谈似小溪，弯弯曲曲，说东道西，刚有几句谈得亲切，又转到别处去了：什么话题也不让你聚精会神，以至于热烈讨论起来。激情是谈不到的，只剩下对那些言而未尽的话题的不胜向往之情。

却说在周先生眼里，世界显得多么富有人情味又多么渺小啊！在他的著作中，他避而不谈那些把人类分为各个敌对党派的重大问题。他喜好长谈的是那些细小的事物，那些“没人提起、没人记得的小事”，却让我们对可以想象的一切小天地中间的这个极难想象的小天地十分喜爱起来。就这样，他培养成了他那种散文的淡雅风格，——不是像马考利^①那样有公开讲演的气概和响亮的加重语气，而是像爱利亚^②那样有不自觉的因而颇具魅力的唯我哲学和闲散情调。看样子，周先生的散文简直是把闲谈变成一种美术了。他有个难得的妙法，使生活中可贵的零零碎碎化为金色的语丝。他取无意味的东西，制成有意味的东西。在他那个很有人情味的庭园里，白菜比玫瑰花还惹人爱。读起他的散文来，我们就几乎相信，苍蝇的有趣之处有时候超过对“天道、预见、意志和命运”的解说。

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切莫忘记。他大有铁似的毅力。

① 马考利：(1800—1859) 英国散文家，诗人，历史家。

② 爱利亚：英国著名散文家查理·兰姆在其散文集中的自称。

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例如，对付女子学院院长经利彬，他的出手多么漂亮，多么巧妙！凡他所承担的具体任务都做得成功，其秘诀在于，他深知自己的目的何在，而更重要的是，他了解自己能力有限。在高级会议上，他发言极短而句句中肯，这是因为他事先经过深思熟虑，自然胸有成竹。他绝不慌张，老是沉着、冷静，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么一个人：能够保持轻松自在的心情就高兴之极，不过，若有风浪袭来，还是照样高兴。

风浪！说到风浪，就想起海来，说到海，又想起舰艇来。周先生这位散文作家，奇缘凑巧，从前真做过海军学院学员！然而，也并非十分出奇的事。一只装甲军舰，在海上破浪前进，还有比这个更赏心悦目的么？唔，周先生确实像一只装甲军舰，因为，他有钢铁的风姿。

知 堂 先 生

废 名

林语堂先生来信问我可否写一篇《知堂先生》刊在《今人志》，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这个题目于我是亲切的，惧则正是陶渊明所云：“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薄冰云尔。”我想我写了可以当面向知堂先生请教，斯又一乐也。这是数日以前的事，一直未能下笔。前天往古槐书屋看平伯，我们谈了好些话，所谈差不多都是对于知堂先生的向往，事后我一想，油然而喜，我同平伯意见完全是一致的，话似乎都说得有意思，我很可惜回来没有把那些谈话都记录下来，那或者比著意写一篇文章要来得中意一点也未可知。我们的归结是这么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象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人都回答不了。“渐近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没有，他好象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中国的圣经贤传，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这以外大约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唯女子与小孩的问题，又烦恼了

不少的风雅之士，我常常从知堂先生的一声不响之中，不知不觉的想起了这许多事，简直有点惶恐，我们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们与野蛮的距离有时很难说，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齐家，直是以自然为怀，虽欲赞叹而之不可得也。偶然读到《人间世》所载《苦茶庵小文》题魏慰农先生家书后有云，“为父或祖者尽瘁以教养子孙而不责其返极，但冀其历代益以聪强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这个祖宗罪业深重的国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

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记得当初在《新月杂志》读了他的《志摩纪念》一文，欢喜慨叹，此文篇末有云，“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这一句叹息之声，其所表现的人生之情与礼，在我直是读了一篇寿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谊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为尽礼。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习惯，一样的令我感兴趣，他作文向来不打稿子，一遍写起来了，看一看有错字没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据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起倒也算了。他对于自己是这样的宽容，对于自己外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宽容，但这其间的威仪呢，恐怕一点也叫人感觉不到，

反而感觉到他的谦虚。然而文章毕竟是天下之事，中国现代的散文，待开始以迄现在，据好些人的闲谈，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读的了。

那天平伯曾说到“感觉”二字，大约如“冷暖自知”之感觉，因为知堂先生的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这到底从那里来的呢？平伯仍踌躇着说道，“他大约是感觉？”我想这个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与。平伯的话令我记起两件事来，第一我记起七八年前在《语丝》上读到知堂先生的《两个鬼》这一篇文章，当时我尚不甚了然，稍后乃领会其意义，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

在我们的心头住着 Du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我踌躇着说鬼，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与恶神，善天使与恶天使。他们或者应该说是一种神，但这似乎太尊严一点了，所以还是委屈他们一点称之为鬼。

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据王学的朋友们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象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

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弄头弄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云云……

这样的说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观念来，实在是一点规矩也没有，却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说的感觉，亦是时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

再记起去年我偶尔在一个电影场上看电影，系中国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为得要孝顺父亲而去做舞女，我坐在电影场上，看来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由中国旧戏的脸谱以至于欧洲近代所谓不道德的诗文，人生舞台上原来都是负担着道德之意识。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于是我想来想去，仿佛自己回答自己，这样的艺术，一直未存在。佛家经典所提出的“业”，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艺术的对象，然而他们的说法仍是诗而不是小说，是宣传的而不是记载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我原是自己一时糊涂的思想，后来同知堂先生闲谈，他不知道我先有一个成见，听了我的话，他不完整的说道：“科学其实也很道德”。我听了这句话，自己的心事

都丢开了，仿佛这一句平易的话说得知堂先生的道境，他说话的神气真是一点也不费力，令人可亲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

（录自《人世间》第13期，1934年10月5日。）

忆岂明老人

梁实秋

据悉，岂明老人（周作人先生）已于去年十一月作古。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想而不能自己。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代表清华文学社进城到八道弯周寓，请他到清华讲演。八道弯在西城，是名符其实的一条弯曲的小巷。进门去，一个冷冷落落的院子，多半个院子积存着雨水，我想这就是“苦雨斋”命名的由来了。临街一排房子算是客厅，地上铺着凉席，陈设简陋，我进入客厅正值鲁迅先生和一位写新诗的何植三君谈话，鲁迅问明我的来意便把岂明先生请出见我。这是我第一次会见岂明老人。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清瘦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疏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象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我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有那样大的勇气，没有人介绍，径自登门拜访，请求他远道出城讲演。我们中国人请人讲演一向不考虑给人报酬，至今还是如此，好象这是一位学者应尽的义务一般。因为有这样的“国情”，所以我麻烦他讲演，他不以为

忤，而他一口答应下来，我也不以为异。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的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看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词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十七个字一首的日本短诗，趣味清淡而隽永，似是他所特别爱好的。

二十三年我到北京大学，和岂明先生同在一个系，才开始过从。我到他家去访问，不再被迎入临街的那个客厅，而直接进入二门到上房落座了。那上房是一明两暗，明间象是书库，横列着一人多高的几只书架，中西书籍杂陈，但很整洁。右面一个暗间房门虚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间显然是他的书房，有一块小小的镜框，题着“苦雨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笔，一张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此外便是简简单单的几把椅子了。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具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簾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房子是顶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可是四白落地，几净窗明。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翻阅“金枝”，吟咏俳句，写他的冷隽的杂文小品。

我在这里发表他的三封短信，略作说明。

这三封信都是在二十四年写的。“苦雨斋”已经改为“苦茶庵”了。第一封信是为卖书，我记得我给转达负责的人照办了。读书人卖书，自有其不得已的缘故。岂明先生非富有，但以“研究教授”所得，亦尚宽裕。我想必是庵中逼仄，容不得日益

增多的书卷，否则谁肯把平夙摩娑过的东西作价出卖？究竟真相如何，我为了尊重人家的私密，没有追问，也没有打听。

第二封信提到“和日与共的狂妄主张”，此一语大有文章。当时正在对日抗战的前夕，也正是剿共进行的激烈的阶段。华北情形特殊，有人以特殊自居，也有人受特殊待遇。有固定方向去卖身投靠的人自不必说，一般的知识分子只有彷徨忧惧的分。岂明先生没有政治活动，没有政治色彩，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他的心情不能不受潮流激荡而起一些涟漪。陶渊明寄情诗酒悠然自得，但是他也有激昂慷慨使气任侠的一面。岂明先生的夫人是日本人，他的生活思想沾染了深厚的日本色彩——日本人之比较温和和高雅的一面。所以他有“和日”的“狂妄主张”，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惜他的这一篇文章没有写，否则我们也可以窥见他日后失节的一点来龙去脉。讲到“和共”，我猜想那也是他的书生气质之另一表现。他也许懂一点点“书斋里的共产主义”，甚至同情“劣势狗”，但是显然的不明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所以他觉得还有‘和’的可能。他欲说还休，终于觉得“大可不必”了。我当时在编一个周刊《自由评论》，他给我写过几篇稿子，但是，从来没有涉及过政治。

第三封信说到“非常时”，说到他的话和文章之“不合宜”，也可想见他当时心情的一斑。所谓陶葆廉的《求己录》，究何所指？我最近问过博学多识的深容若教授，他告诉我：“求己录三卷，一册一函，光绪廿六年杭州求是书院刊本，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目录中有之（列子部杂纂中）。署芦泾遁士著，据室名索隐为秀水陶葆廉别号”。陶葆廉或作保廉，字拙存，或作哲存，是两广总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与陈三立、谭嗣同、沈雁潭合称四公子。求己录一书容若先生亦未见过，但